开一场心灵大会

和一片树叶比起来，我们真的太后知后觉了，非得它一遍遍提醒，才恍然，已经秋天了。

那些形容秋天的词语尽情用起来啊，丰满的浓郁的，比如累累，斑斓；严肃的生硬的，比如无边落木，老气横秋；还有似是而非，圆滑的，比如萧萧瑟瑟，沉淀升华；还有那些夸张的，雅致的，华丽的，像虫子一样蠕动的，或者听到就让人咯咯笑的，亲切的，陌生的，再不用就过季了。

词语也是有使用期限的，当突然意识到来日方长这样的词语不能再用时，会不会一下子猛醒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现在的人，钝感容易，敏感很难。

海量信息冲刷一切，世界前所未有的透明，熟练使用各种搜索引擎，想不当钱钟书陈寅恪也难。给我十秒，什么都查得到。然而查到了也就是查到了，哪有什么惊喜可言，铭记更是奢谈。下次再用再查，永远可以探囊取物，也永远两手空空。

若不甘心这样，就尝试一下能够亲临现场的时刻。比如一次远游，比如一场画展。

坐公交车，去省美术馆，那里正在进行时。

画和风景一样，你伸出的触角不同，接收的信息也不同。无谓懂与不懂。

有人看到，这画的是我们的日子啊，画我们的上午，画我们的下午，画我们的快乐，画我们的过去和未来。

也有人专注色彩，尘世间的各种色彩，男性的蓝，女性的红，孩子气的黄。健壮喧闹的绿，受虐待的紫，阴沉的黑，单纯的白……想象自己走进画里，躺在蓝天下的草地上，让身体发出草木的香味。有一点点苦涩，有一点点甜蜜。

更有人读出诗意，爱心和工心交织可以产生出的辐射力，是万物有灵的神秘感应，那一瞬间，树，湖泊，山路，人物，一个个片断，或心许，或诧异，携你远去诗乡，去温习，去沉浸，想忘情地抚摸，这样的感触也许久违了。

说到心灵感应，一切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仰仗它，但写作好像尤为依赖。

假设你现在正打开报纸，准备阅读，那考验心灵感应的时候到了。时间空间不是问题，连狄更斯、莎士比亚我们都能够进行精神的交流。

当看到书写故乡的文字，和看画时的共情一样，你看到渊源，看到改变，看到传说，看到失落。“曹汶茔哪里去了呢，邻村那棵经历了无数暴风骤雨电闪雷劈却依然茂盛的唐槐还在吗？镇中心那座古老的说不出年代的石头房子可否还能住人？”

作者没有给出答案，你也没有问出口，不在一时一地，但确实想到了一起，心有灵犀。

像不像在开一场心灵大会。

不管怀着怎样的情绪写作，紧张不安，兴奋不已，满怀希望，或充满绝望——为自己永远无法把内心和头脑的东西全部写在纸上而绝望。也不管为什么而写作，用心对待是必需的。

因为缪斯确实存在，但他绝不会飘到你的书房，然后把创作的仙尘洒满你的打字机或电脑。斯蒂芬·金在《写作这回事里》说道，“这位缪斯会坐在一旁，抽着雪茄，假装完全无视你的存在。你认为这公平吗？我觉得这很公平，这家伙看起来可能不咋地，也不大好说话，但他有灵感。你就该辛苦干活，点灯熬油，因为这个抽雪茄、长小翅膀的家伙有一袋子魔法。”

相信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清楚地知道。

编辑手记

他山之石

闲话乳名

□ 刘琪瑞

国人大都有一个乳名，我也不例外。年龄大了，都到了抱孙子的岁数了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乳名，除了我那78岁的老母亲外，没有别人当面喊我的乳名了。

古人名字复杂，有名有字有号，帝王将相等地位高的人死后还有“谥号”，一些英雄豪杰还有个“绰号”，比如《水浒传》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个个都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。古人有没有乳名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乳名，亦叫奶名、小名或小字，特指婴儿初生时家长所取的非正式的名字。据载，秦汉时期就有了“小名”的称谓。最广为人们熟知的古代帝王如刘禅乳名阿斗，名臣曹操小名阿瞒，陶渊明乳名溪狗，王安石小名獾郎等。最有意思的乳名，当属晋成公的“黑臀”，据说他出生时屁股很黑，是其母梦见神灵用墨汁给他涂抹的。现代的名人也有乳名，比如郭沫若小名“文豹”，赵丹小名“锁儿”等。

早年，乡人所起乳名大都是贱名，俗话说：“贱名好养活。”据说能避邪祛病，别叫阎王爷惦记着，再说像健壮皮实的小猫小狗那样，没病没灾的好养活。那些乳名卑贱丑陋，很不好听，像“狗剩”“癞子”“狗子”“孬孩”。不过，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时，起的乳名也不完全是贱名、丑名了，有按出生时体重特征的，如八斤、六六、胖孩；有按节令时辰的，如“春儿”“芒种”“小满”“小雪”；有祈福祈愿的，如“来福”“来顺”“喜儿”“进步”“学习”；有表达家国大事的，多带有时代烙印，如“文化”“建国”“跃进”“东风”“改革”，等等。当然，也有按排行顺序随意起的，比如老大叫“蛋儿”，下面就叫二蛋、三蛋、四蛋。还有的开始两个还认真起名，后来就懒得动脑子了，不论男女，小三、小四、小五接着叫起来。

女孩儿的乳名多以英、红、艳、彩、娟等为主，或取自花花草草，简单好记，叫起来顺口。更多的家庭还给起“丫”“妞”“妮”“囡”小女孩色彩很浓的名儿，我老家沂蒙山区还以“嫚”“妓”等称呼女孩儿。农村重男轻女，有些人想生儿子传续香火的思想很严重。记得早几年听来这样一个笑话：有户人家想要儿子，头胎是个女儿，起名叫“招弟”；第二胎又是女儿，有点着急了，取名“迎弟”；第三胎还是女儿，开始急了，名曰“盼弟”；第四个依然是丫头，心里不耐烦了，干脆叫“免免”；到了第五个，一看还不是“带把儿”的，灰心丧气了，就叫“停停”，意思是停下了，不再生了……

现在孩子少，稀罕了，起名儿就十分认真，要查古书古籍，要算生辰八字五行，引经据典，力求寓意深刻、吉祥如意，又新颖别致、如雷贯耳，所以时兴起半文半洋类的、四字五字类的。前几年，有一款电子游戏“王者荣耀”很火爆，父母一冲动给孩子取了“王者荣耀”的名字，还有的叫“谢祖隆恩”“端木女王”，这类名字听着确实挺爽、挺霸气的，奇葩得很，可叫起来就很拗口了。乳名在家人和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使用率非常高，要“好听”又“好叫”，朗朗上口，活泼悦耳，让呼唤的人和被呼唤的人都能感到亲切愉悦。

“谢公最小女偏怜，小字呼来定绛仙。”我倒是很乐意接受自己的小名的，父亲去世后，每次回老家，听母亲张口闭口地叫，或者电话里她老人家随口轻唤，就觉得忒亲切，忒有“妈妈味儿”。这也时时提醒我，我是母亲的“老儿子”，我是有娘的孩子，有母亲叫我乳名，踏实啊！

说句极不吉利的话，一旦失去了娘亲，还有谁会倚门远眺，袅袅炊烟里声声唤我的乳名呢？

流年碎笔

张应印记

□ 余 言

一

胶州张应镇是我的老家。其实，张应镇不存在了，已经被西邻里岔镇兼并。张应二字没其他含意，就是一个村镇的名字，但其来历却是大有讲头儿。

张应，本应是张茔，另一称谓叫曹汶茔。意思是张家的坟茔，或者是曹汶那个地方的坟茔。张茔（曹汶茔）那个地方原是一片荒凉，不知何时有了人家，逐步形成村落，逐步成了中心镇（曾经是张应公社和张应镇），张茔便成了这个村镇的名字。用一个“茔”字作为村镇的名字自然是不吉利的，或是很晦气的。为了避讳，慢慢就把“茔”字改为“应”字。于是，张应镇、张应村就叫开了，并成了官名。而张应的“张”正是明清以来被称为胶州四大家族的张家。这个张家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，出了许多的秀才、举人，出了不少能将重臣，参加过太平天国，参加过共产党闹革命。明清时曾有家人官至三品。

二

当时张家住在现在青岛西海岸王台镇的曹汶，离胶州张应镇足有几十公里。那张家又为何把祖坟放到如此远的地方呢？原因不过是表明：这地界仍是张家的；把祖坟放得远一点，防止知情人惦记、偷盗。

张应镇被公认是一块宝地。这里南北西三面环岭，从西往东一马平川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太师椅，坐西朝东，每天迎着喷薄的朝阳。一条小河沿着椅子背，从北向南又往东，蜿蜒蛇行。张应村坐落在太师椅的怀抱中，又被这条小河紧紧地环绕着。而这条河的名字竟然叫“官河”，不知何时何人何因所起，又从何时叫响流传。

三

这里的文化精深，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的神话在这里久久流传。这里的艾山据说是二郎神追赶太阳到此，嫌此山碍事，便大声呵斥而得名“碍山”，又因满山长满艾草而改名艾山；东石、西石两块山样的巨石，则是二郎神在此歇脚，从鞋里磕出的两粒“砂子”；再往南的桃山可不是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桃山，而是因此山碍事被二郎神三鞭抽歪山头，而恰似“仙桃”而得名。张应人深信镇守黑龙江的“黑龙”秃尾巴老李就出生在张应镇的龙王庙村，每年清明节秃尾巴老李都会回来为父母上坟，还有人听到“嘤嘤”的哭声，清明雨自然是老李送给老家的礼物。黑龙老李母亲的坟就在龙王庙村边，附近的山洞则称为龙王洞，来这里求龙王消灾祛病的香客络绎不绝。

四

耕读是这里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传统。有祖传的地当然好了；没有祖地，则有钱人买地，没钱人租地，总是要种地的。丘陵地种地瓜花生，洼地种麦子玉米高粱，谷子、黍子、豆子、荞麦等杂粮也一应俱全。村边的地就种蔬菜，便于家庭主妇随时采用。白菜萝卜为主，间杂菠菜、茼蒿、芫荽、山药、胡萝卜等等。苹果、桃、李各种水果及泡桐、秋树、杨柳则种满房前屋后。养鸡、养鸭、养猪、养羊是改善生活、增加收入的重要副业。这里是著名的里岔黑猪肉和胶州大白菜的主产地。

读书是更高的追求，金榜题名是家乡子弟的梦想，上大学更是今天后生们的普遍追求。一个家族，适龄青年都考上大学也是常有的。即使考不上大学，读书也是必需的，富家子弟多读几年，穷人家少读几年。村里就有小学，几个村就有一所初中，镇上就有高中。学校都是镇上最好的房子。刚恢复高考的时候，这里出了一大批大学生，曾被誉为大学生村，还上了报纸。

五

这里家家户户住的四合院真是充满了老祖宗的智慧，不仅是一个暖融融的家，更是一个小小的经济综合体。院子里有柴垛、猪圈、羊栏、鸡窝，屋里是粮囤、锅头、火炕，烟囱则高高地耸在屋顶上。

五谷杂粮、各类菜蔬、鸡鸭鱼肉，经过煎炒蒸煮便成美味了。残汤剩饭又分门别类喂猪羊鸡鸭。各类秸秆是最好的烧柴，饭做热了，炕烧热了，草木灰甚至经过一个时期熏烤的垒炕用的泥坯又成为肥料，与人畜排泄物混沤一起，便成了珍贵的有机肥，再回归田里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真是滴水不漏的循环经济。

六

可能正是因为耕读的传统，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农民虽然生活也算殷实，但少有农民企业家、乡镇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。也进来过几家外来企业，听说还有韩资，加工海产品、泡菜等等；年轻人也大都外出打工了；乡镇合并，自然村也要合并了；村庄的色彩更丰富，仅是百姓的穿戴就够潮的；街上还摆满了各色的大小汽车。每五天一次的乡村集市倒是雷打不动，只是商品更加琳琅满目，除了农副产品，还有更多的工业产品，增添了赶集乡民洋溢满脸的阳光暖意。

只是，曹汶茔哪里去了呢，邻村那棵经历了无数暴风骤雨电闪雷劈却依然茂盛的唐槐还在吗？镇中心那座古老的说不出年代的石头房子可否还能住人？

七

每每徜徉在家乡的大街小巷，每每拥挤在家乡的人头攒动的乡村集市，我的内心深处就会涌出那首深情的天籁——《斯卡布罗集市》，只是我想把它改成：你要去张应吗？玉米、高粱、茼蒿、芫荽和胡萝卜，记得代我问候那里的一位朋友，它曾经是我的挚爱！

非常文青

测不准原理

□ 陈荣安

在一起二十几年的K去世，过去我经常听他提起他的朋友们，但多数没见过面，反而因着他的离世与我有了联系，告别式上聊了许多，包括与他的家人，追忆的点滴带来各种我不难想象但仍不免惊讶的K的面貌。如果有一个认知的光谱，我感觉K仿佛在那上面游移，有时甚至在一个陌生的频率。

每个人都有无数面，就像无数拼图碎片。电影或者小说里常看到这样的故事，一个侦探展开旅程，搜集受害者面貌的拼图，一个儿子搜集抛弃家人的父亲的拼图，一个妻子搜集死去丈夫（不为她所知的另一半生活）的拼图……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一个人另一面全部的碎片，人在任一时刻给出的样貌其实只是在那时那地那人坐标下的投影，你无法捕捉到他的全部。这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。

我们终其一生对一个人的认知，有可能是抱住象腿的瞎子到死都理直气壮地认为象是一根柱子。曾听说过一些工作上来往过的半生不熟的人们背后定义我，很匪夷所思，和我自认真实的本性基本相反，也有交往很亲近的熟朋友自信满满地诠释我，我的内心是崩溃的，呐喊着别一厢情愿把我想成那样好吗，大叔我不背这个锅！

过去那个年代，电视台、报纸杂志就那几家，偶像明星的人设都是爱怎么怎么的，反正你也接触不到他别的面，人设和偶像本身的个性用不着一致。好年头过去了，现在网络时代，百千亿万众的眼睛在监控你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都没地方躲，更别说隐私要藏藏不住，大家还自己拼命往外摊，别人拍不到自己拍，一传十十传百，不怕没有渠道，哪里都是大江大海。

于是，每个人都变得“公众”了，每个人都有人设，都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面貌。这个东西一旦给出来，就定格了，就成了死的，不新陈代谢了，那么“爱豆”永远要让我们不高兴了，因为我心中有一个“爱豆”的必须是，而他不可以不是，尽管他明明是他自己。

于是我们都成了薛定谔的猫，都成了观测者涉入，没有独立于观测之外的绝对存在，生或者死唯有打开盒子的那一瞬，才被盖棺定论。我们不是我们，只有当别人看我们、听我们，爱我们或者恨我们，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了定性。

小说世情

我的“好天气”

□ 王印明

一

小时候，在农村，不知为什么，祖辈们都把过生日称为“好天气”。比如张大爷、李太婆到了生日这一天，子女就要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聚一下，但请客时从不说“祝寿”或者“过生日”，而是轻描淡写地说是过“好天气”。“好天气”既让老人开心快乐，又彰显子女的孝道，在农村是很隆重的事情。而我至今都不明白，“过生日”是如何变成这个说法的。我上网去搜寻，也未找到丁点儿“蛛丝马迹”。

农村人讲究礼仪，不论到时多忙，都会前去庆贺。一见面，没有客套话，脸上就乐开了花，绝对抵得上现在有的人虚情假意的应酬话。有一年爷爷的“好天气”，姑妈提了一方红艳艳的腊肉，爷爷责怪说：拿啥东西哩，只要你能来比啥都好。话虽不多，却渗透了浓浓的亲情。

岁月荏苒，年华蹉跎。想想这么多年，儿子从上小学进城，早已习惯了都市的生活，还能铭记“好天气”的意念，真的是难得。

二

旧时给老人过“好天气”，是很有讲究的。一般家中的年长者，也就是辈分最大的，他们坚守故土，生儿育女，传承后代，有规有矩，没有谁敢怠慢，理应受到尊重，子女们像敬佛一样，谁也不想落个骂名，这是传统文明的真正延续和传承，而“好天气”就是传承这种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，是一个家庭的大事，更是一个家族的盛事。

那时，尽管缺吃少穿，可人人心里纯净，没有私欲杂念，像村里的小河一样澄明，人心敞亮，朴实厚道。“好天气”的酒席虽然简单，且野菜居多，但大家心里舒坦，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苞谷酒是自家酿的，味道纯正没有污染，多喝几盅也无妨。高兴了，划几拳，把生日的气氛就推向了高潮。乡下人平时没啥活动，遇到过生日都喜欢闹腾。茶余饭后，说段子的，哼老戏的，还有摆龙门阵的，五花八门，其乐融融。家里没有要紧事者，直到太阳落山了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席。

至于年轻人，很少有人过生日，我也曾请教过长辈，说那是尊老爱幼的传统习俗，是对老一辈的敬重。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不知是好奇，还是凑热闹，拉着母亲的衣角问：我什么时候过“好天气”？母亲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乐呵呵地说：哪天挨打就是哪天呗！

三

斗转星移，岁月流逝。如今，我已五十有余，虽然父母不在了，但按旧时习惯，是不过生日的，而时移世易，尤其是在城市中游走的时间越久，心中的山水梦就越向往。于是，儿子就以为我过“好天气”为由，邀我们到定军山下的农家乐，放飞心情，愉悦身心。
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我们徒步来到定军山下时，远山如黛，清风拂面……一幅淡雅悠远的春山图在眼前铺展。钱钟书说，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，好比画配了框子。这里的春天刚好就框在了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大山上，巧夺天工地绘成了一幅自然画卷。一抬脚，就走进诗情画意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，难道这不正是谱写在大自然上的一首首唐诗宋词元曲！

山风怡人，空气纯净。游童稚子，呼之闹之，旁若无人地调笑嬉戏，把梦想挂在风筝上，任它在蓝天下飞扬，踏着风儿的白云一路追赶着。天空忙着为自己裁剪春装，撕下蓝色的丝带，把白云镶在裙摆上，自拍的女子穿着春姑娘一样的花衣裳，接过飘下的蓝丝绸不停地舞动。蝴蝶有的是优美的舞姿，蜜蜂有的是动听的喉咙，林中小鸟扑簌簌跑动的响声，那感觉是活泼的、动听的。偶尔，从林中斜斜伸出一枝含苞待放的野花，让人眼前顿时一亮，真是有声有色，整个早春被画龙点睛了。这是春最令人心动的所在，心中已无半点浮尘，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——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其实，人生亦如此，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感觉，只要心里舒坦就好，何必刻意去描绘呢！

农家乐依山而建，房舍别致，落落大方，果木连片，蔬菜成畦，小桥流水，鸡鸣犬吠，仿佛是身临世外桃源，闭眼聆听，耳边尽是天籁缭绕，心中早已忘却一切烦恼。小孩子爱热闹，跑向了秋千，极像儿时我们过年的热闹景象。平日里忙于家务的主妇，心里早就痒痒的，要搓几把麻将。我喜欢清静，拉着一岁多的孙女，随便走走转转，忽然，公鸡发出了清脆的打鸣声，刚会说话的孙女却学得有模有样，逗得我不由开怀大笑。

当盒装的生日蛋糕被缓缓打开，手机上播放的生日歌响起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举杯同贺——生日快乐！

读史札记

“学陶”与“和陶”

□ 张 勇

以苏轼的文学成就，要说“独好”谁的作品，尤其是在诗歌方面，那简直是将此人捧上天了。因为东坡先生本身在唐宋八大家中已经独领风骚了，能入他法眼的屈指可数，让他老人家“独好”的，可谓高人中的高人，高手中的高手了。

此人是谁呢？苏轼曾说，吾与诗人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。渊明作诗不多，然其诗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，自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人，皆莫过也。苏东坡已经将陶诗置于李杜之上，这种评价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苏轼终生视陶渊明为自己的良师益友，爱其诗，慕其人，说陶渊明“欲仕则仕，不以求之为嫌；欲隐则隐，不以去之为高。饥则叩门而乞食，饱则鸡黍以迎客。古今贤之，贵其真也”。

苏轼崇拜陶渊明，简直五体投地、无以复加。他身体不舒服时，就找陶渊明的诗来读，但每次只读一篇，因为陶渊明的诗很少，他怕读完了，以后就没有用来排忧遣闷的了。这在苏轼《东坡题跋·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》中是有记载的：“每体中不佳，辄取读，不过一篇，唯恐读尽后，无以自遣耳。”

在取东坡居士这个号之前，他曾给自己取了一个与陶渊明有关系的号“廪糟陂里陶靖节”，“陶靖节”就是陶渊明。这个名号由于生僻拗口又太长所以没有叫起来。他在《与王定国书》里说了这件事，“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，买牛一具，躬耕其中。今岁旱，米贵甚。近日方得雨，日夜垦辟，欲种麦，虽劳苦却亦有味。邻曲相逢欣欣，欲自号廪糟陂里陶靖节，如何？”

其实在苏轼之前，陶渊明就有一位“铁粉”，就是梁武帝萧衍长子昭明太子萧统。如果没有昭明太子，陶渊明有可能被埋没。他一直为陶渊明摇旗呐喊，不仅写了《陶渊明集序》，还专门写了《陶渊明传》，对陶倍加赞赏。在昭明太子的基础上，北齐杨休之又编写了十卷本《陶渊明集》，内容更加充实。

按理，朋友的朋友就该是朋友吧，昭明太子是“陶粉”，苏东坡也是“陶粉”，两人应该惺惺相惜吧？当然，昭明太子要比苏东坡年长好几百年，根本没见过这位“同好”的小老弟，自然无法与东坡相惜了。可东坡虽为晚生，却不但没惺惺相惜，甚至还对昭明太子很有意见。因为昭明太子萧统虽然呕心沥血搜集《陶渊明集》，却在序文中因《闲情赋》非议了陶渊明一句，结果呢，就被苏轼终身拉了黑，连带萧统领衔编纂的《文选》，都被他左挑毛病右挑不是。陶潜得粉丝如此，也是一种另类的有幸吧。

此前，陶渊明只有一个粉丝，是苏轼一下子将其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，甚至顶礼膜拜；是苏轼发现“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、发掘了陶诗在极其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呈现出的美和艺术巅峰。

苏轼对陶诗的推崇，本质是对陶渊明为人的推崇，是对这位老前辈人生观价值观的推崇。“吾于渊明，岂独好其诗也哉？如其为人，实有感焉。”苏轼对于人生的空幻、禅悟、淡漠、奉儒家而入佛道，评世事而作玄思，求超脱反困顿，欲排遣反戏谑的极其复杂、矛盾、困苦的艺术体现，他的那种退避社会和厌弃世俗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，恰恰暗合了陶渊明的极端愤俗的人生理念，也只有陶潜最合乎苏东坡的理想标准了。

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着苏轼，他也像陶渊明一样，饮酒、游赏、躬耕，在这种田园生活中寻求着心灵上的自适。苏轼在一首《江城子》中说：“只渊明，是前生。走遍人间，依旧却躬耕。”说陶渊明是他的前生。在《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》中说：“渊明吾所师，夫子仍其后。”苏轼将这位东晋时代的大诗人私淑为自己的老师。在对陶渊明的学习中，一方面是对陶渊明精神自由的推崇，一方面是对其美学风格和人生境界的向往。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：“渊明形神似我”。他对陶渊明不仅是出于诗风的倾慕，也有着人格上的真心膜拜。

东坡晚年非常推崇陶渊明，除了仰慕渊明淡雅飘逸的诗风外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羡慕欣赏陶渊明无可比拟的性情直率，感情真挚。陶渊明在临终时说：“吾少而穷，每以家弊，东西游走。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。”苏东坡说：“吾真有此病，而不早自知，半生出仕，以犯世患，此所以深愧渊明，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。”

苏轼一生推崇、师法陶渊明，“学陶”与“和陶”，但不是简单趋同和模仿，而是以陶渊明为知己，这点尤为值得称道。